

世界文豪书系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MAKE TUWEN SHIJIUJUANJI

13

河北教育出版社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三卷

赤道圈纪行 1897

河北教育出版社



Mark Twain

(741) 五部十五卷同本列人册列数 第四十卷
 (751) 歌伊奇著时加说面瓦 第五十卷
 (758) 列本论部——日寸的大卷
 (762)
 (767)
 (772) 北京出版社 第十卷
 (781) 卷十卷十卷十卷十卷 第十一卷
 (787) 上卷部加列各士 第十二卷
 (791) 式版部部大平 第十三卷
 (797)
 (801) 第四十卷
 (807) 第五十三卷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第十三卷 目录
 MAKE TUWEN SHUJU JUANJI DISHISANJUAN MULU



赤道圈纪行·上卷

译者序言 (3)

第一章 与一位和善的船长邂逅 (9)

第二章 可怜的布朗进退维谷 (17)

第三章 迷人的檀香山 (30)

第四章 玩“推圆盘”游戏 (43)

第五章 是招募，还是奴役？ (52)

第六章 昆士兰残酷压榨卡纳卡人 (58)

第七章 我们同情斐济人 (66)

第八章 快跑运动员恐鸟 (73)

第九章 神秘的澳洲大陆 (82)

第十章 空前残酷的英国法律 (91)

第十一章 一座美式打扮的英国城市 (96)

第十二章 比参孙更有力量 (102)

第十三章 鲨鱼肚里发现的东西 (107)



第十四章	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	(117)
第十五章	瓦加瓦加和蒂奇伯恩	(122)
第十六章	最盛大的节日——墨尔本杯赛	(128)
第十七章	澳大利亚的大宗贸易	(135)
第十八章	各种宗教都得以发展的地方	(140)
第十九章	动物园里的大鱼狗	(148)
第二十章	猎狐的故事	(155)
第二十一章	用下毒药的布丁杀害土著	(162)
第二十二章	土著所施的魔术	(171)
第二十三章	不太喝酒的地方	(180)
第二十四章	道地的巴勒拉特英语	(187)
第二十五章	奇特的马克·吐温俱乐部	(195)
第二十六章	新西兰之行	(205)
第二十七章	调停人鲁滨逊	(211)
第二十八章	一个使埃德交好运的玩笑	(222)
第二十九章	洁净的城市霍巴特	(231)
第三十章	造物主对木毛虫的惩罚	(238)
第三十一章	马里博罗的见鬼旅馆	(243)
第三十二章	妇女协助政府统治新西兰	(250)
第三十三章	澳大利西亚的矿泉疗养地	(257)
第三十四章	我发错了心灵讯息	(263)
第三十五章	毛利人、爱国者和勇士	(267)
第三十六章	由一些地名凑成的诗	(273)

赤道圈纪行·下卷

第一章	锡兰——美丽神秘的东方	(285)
第二章	孟买——天方夜谭式的世界	(294)

第 三 章	上帝降临到我身边	(303)
第 四 章	庄严肃穆的静塔	(314)
第 五 章	火焰般绚丽的人群	(321)
第 六 章	鼠疫肆虐的地方	(328)
第 七 章	伽甘那神车、自焚殉夫和暗杀帮	(334)
第 八 章	简朴舒适的火车	(345)
第 九 章	生平第一次骑象	(352)
第 十 章	大量的谋杀	(363)
第 十 一 章	以杀人为乐的暗杀帮	(375)
第 十 二 章	情愿自焚的寡妇	(386)
第 十 三 章	阿拉哈巴德和朝圣庙会	(395)
第 十 四 章	令人费解的印度宗教	(408)
第 十 五 章	想方设法获得拯救	(417)
第 十 六 章	恒河——消灾免罪的河	(425)
第 十 七 章	泰姬陵	(434)
第 十 八 章	奥克特洛尼和黑牢	(443)
第 十 九 章	异教徒到底有多邪恶	(451)
第 二 十 章	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460)
第 二 十 一 章	蛇、虎杀人的统计	(466)
第 二 十 二 章	充满恐怖的大起义	(471)
第 二 十 三 章	泰姬陵被渲染过分了	(486)
第 二 十 四 章	嗜酒的撒旦被解了职	(499)
第 二 十 五 章	印度绅士的错误	(509)
第 二 十 六 章	从毛里求斯返航	(521)
第 二 十 七 章	火柴划不着的潮湿地方	(532)
第 二 十 八 章	巴纳姆对莎士比亚故居的功绩	(539)
第 二 十 九 章	特拉比斯特教友做的善事	(549)
第 三 十 章	詹姆森袭击事件始末	(556)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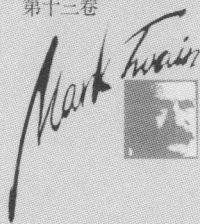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章 波尔人击败了詹姆森 (564)

第三十二章 波尔人的真实面目 (576)

第三十三章 钻石和塞西尔·罗得斯 (586)

尾 声 巴里医生的奇闻 (596)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三卷



赤道圈纪行·上卷

(1897)

潘 辛 吴焱煌 译

CHIDAOQUAN JIXING SHANGJU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译者序言

□ 潘 辛

谁都知道，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的真名是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它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水手们的一句行话，即水深十二英尺的意思。

马克·吐温的一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像俄国的高尔基一样，他是从下层逐渐通过自学而成为作家的。他诞生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镇，粗野豪放的河上生活给他的童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幸的是，十一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十三岁的他不得不停学，为了谋求生存，只好去当一名排字工。十八至二十二岁期间，便在船上当领航员。1861年到内华达去淘金，随后给当地报纸投稿。1864年幽默小品《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在报上发表；1866—1868年，马克·吐温作为特约通讯员去夏威夷、欧洲和中东采访，写成的通讯后来编为《傻瓜国外旅行记》一书。

1895年，马克·吐温办了一家出版公司，还在排字机的改造工





作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结果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局面，最后导致破产。为了偿还债务，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出国旅游，先后访问过檀香山、斐济、澳洲、新西兰、印度、锡兰和南非等地，作了巡回演讲。从1895年8月至1896年8月整整一年中，他把自己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在英国伦敦写成了这本《赤道圈纪行》。它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这些国家的美丽风光、名胜景观和奇异风情，还辛辣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地区人民的残暴行径。

《赤道圈纪行》出版伊始，似乎并没有引起像《傻瓜国外旅行记》那样的文学效应；然而不久，它便赢得了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被评论家认为是马克·吐温晚年反殖民主义的一部深刻作品。

英国自18世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即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海上便有了军舰。凭借这一海上霸王，英政府推行“炮舰政策”，在许多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使自己成为日不落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起，帝国主义的这一做法，早就引起马克·吐温的关注，并对其残酷压榨殖民地人民的种种罪行感到无比愤慨。因而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他写下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和政论，无情地揭露和讽刺这一政策。《赤道圈纪行》的问世，正有力地证明他积极投入了反帝的行列。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马克·吐温为“美国最孚众望的幽默小说家”，“以善写历险故事及抨击人类的弱点与虚假而著称于世。”不错，马克·吐温被人们称为美国最伟大的爱开玩笑的人，而且也是美国最深刻的作家。在我们为他说的笑话捧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隐藏在许多笑语里的鞭挞和讽刺。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帽子和铃儿上，却没有窥见化装成小丑的预言家。

是的，马克·吐温是个说故事的高手，他善于把前人的真

实记录，甚至有些是殖民主义辩护士的亲笔叙述，纳入自己的作品，这样他揭露殖民主义的罪行便证据确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在他的叙述中，让我们既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殖民者是怎样招募昆士兰甘蔗种植园的土著雇工的：被招募的雇工每天得工作八至十二小时，报酬一星期竟不满四先令，而且得一连干上三年。他们流尽血汗熬完苦日子带回家的，只有一串项链、一把洋伞和一些洋里洋气的骂人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澳大利亚，一个牧场主是怎样毒死许多土著邻居的：一天，一个牧场主门前来了很多黑人，他怕他们捣乱，就在家门口跟他们周旋，并花言巧语地说要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请他们吃布丁。这些黑人信以为真，吃了布丁，第二天便都死去了。原来这个牧场主把砒霜放入布丁里，丧心病狂地干下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白人在这些地区的胡作非为，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作者还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如何采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使卡纳卡族工人的死亡率几乎要达到灭绝的地步。至此读者可以明白，所谓拯救野蛮人的“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此外，白人统治者还用软化政策来消灭当地的土著塔斯马尼亚人。大河部族是个骁勇的民族，他们为了自身的解放，跟殖民主义者战斗了三十年之久。尽管殖民当局动员了千万人来攻打，始终没能使他们屈服。和事佬鲁滨逊，这个善于耍软刀子的人，用花言巧语骗得这些塔斯马尼亚人自愿走出山岭，向政府投降。最后白人统治者发现，大河部族原来只有十六名男人、九名妇女和一名小孩。可是他们的顽强抵抗精神多么可贵。临了他们被驱赶到邻岛上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没多久便全都死去。

英殖民主义者不仅在这些地区肆意杀戮，还无情地掠夺他们的资源：把金矿、银矿和钻石矿据为己有，强占土地、开辟





甘蔗园和牧场，使大量财产落入白人殖民者的腰包，而当地的土著则成了他们残酷压榨的对象。马克·吐温在书中无情地揭穿了殖民者向野蛮人传播文明、帮助他们开发资源的谎言。

另一方面，作者热情讴歌那些为自身的自由而进行不屈斗争的当地人民。他称赞塔斯马尼亚人为澳大利西亚的斯巴达人，推崇新西兰的毛利人为勇敢的爱国志士。与此同时，他却十分鄙视那些出卖土著利益、为白人殖民者效劳、为虎作倀者的可耻嘴脸。

本书在谈及南非波尔战争的时候，揭露了以塞西尔·罗得斯为代表的英殖民者对波尔人的巧取豪夺。在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可在马克·吐温的书中，他只是一个“杀人魔王”，一个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作者用辛辣的笔触揭穿了他如何愚弄约翰内斯堡的革新运动者，以及支持冒险家詹姆逊进行军事冒险的内幕。难怪马克·吐温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说：“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我要把他的绞索买一截来作个纪念品。”

马克·吐温在《赤道圈纪行》中，除了以上充满正义感的内容以外，还对这些地区的风土人物、奇闻轶事和自然景观做了出色的描绘。例如印度的孟买是个迷人的地方，一个叫人神魂颠倒的地方，真是又一个东方的“一千零一夜”。它那光怪陆离、不断变换的街景简直叫人百看不厌，确实是个梦幻和传奇之地，有着童话般的富有和寓言般的贫穷：豪华和破烂，皇宫和茅屋，饥荒和瘟疫，巨人和神灯，猛虎和大象，这一切都汇合成一幅幅具有强烈对比色彩的生活画卷。再如墨尔本杯锦标赛的动人场面，这是当地人民最大的节日，大看台上呈现出一片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奇景；又如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市的绮丽风光。它坐落在一些向海港倾斜的小山上，海港的模样像条河，海水像河水那么平静。平静的水面上有许多小船

映出美丽的影子，岸上长着青草和枝叶繁茂的树木，还有那些灿烂的阳光，隐约而爽朗的远方……所有这些描写，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吐温对印度士兵大起义的阐述。他似乎没有充分地反映印度人民对英殖民者的仇恨，对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在谈到印度的寡妇自杀的陋习和暗杀帮的活动时，无形中肯定了英国殖民者在取缔中的某些作用，可能会影响对他们罪行的认识；在触及种族问题的时候，作者常常将白人和有色人种加以对立，受到“白种优越论”的某些影响。这些无疑都是马克·吐温认识上的局限性。

尽管《赤道圈纪行》有上述一些思想上的瑕疵，但仍不失为美国文学中一部反殖民主义的杰作，它在揭露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人民中所犯的罪行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马克·吐温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没有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世界的未来前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观失望的境地。

马克·吐温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幽默、俏皮和夸张是众所公认的；他揭示了广阔的社会画面，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读来亲切生动，感人至深。作家以其如椽之笔赢得了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同时也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灵。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洞察了事物的本质之后，发现人类的可怜的愚蠢使他不知所措，于是带上可笑的面具以遮住藏在后面的眼泪。正如法国幽默的悲观主义者伏尔泰所说，他们是为了不让自己去上吊才笑的。这些文学界的顽童是生活中的失败的叛逆者，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位讽刺作家。

1996年6月24日 上海



而後，不復能言。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

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

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

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

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其言者，皆其時之聲也。不復能言，以知其時之聲也。

第一章 与一位和善的船长邂逅

一个人也许没有坏的习惯，却会有更坏的习惯。

——《傻瓜威尔逊新日志》

我们在巴黎住过一二年了。这一次的环球演讲旅行就是以巴黎为起点的。

我们先乘船到美洲，在那里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事只花掉一些时间。我家里的两个成员被挑选来和我一起去。我身上还长着一个痈。字典上说，痈是一种宝石。字典里可不兴开玩笑的。

仲夏时节我们从纽约启程向西。打这儿直到太平洋一带的演讲事务，统一由庞德少校一手办理。一路上本来就够呛，而在最后的十四天，还给浓烟熏得透不过气来。因为俄勒冈州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森林大火正在熊熊燃烧，轮船由于烟雾弥漫在岸边搁了浅，不得不进船坞修理。我们就只好上岸候船，在岸上让浓烟多熏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们启航了。这一次横穿大陆的蜗牛式航行终于结束，它一共持续了四十天之久。

我们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向西航行。这时候夏天的海面，碧波涟涟，水光潋潋；好一个迷人的海，清澈、凉爽，显然颇受船上所有乘客的欢迎。在经受了几个星期的颠簸、烟熏和闷热之苦





之后，不用说，我也是欢迎的。这次航行可以度上三个星期的假，其间无需间断。展现在眼前的，是整个太平洋，我们无所事事，悠闲自在，自得其乐。维多利亚城在烟云深处时隐时现，很快便将消失。这时我们收起了望远镜，心满意足，安安心心地躺在躺椅上坐下来。可是那些躺椅竟然在我们的身子底下分崩离析，使我们在全体乘客面前出丑。这些躺椅是维多利亚城那家最大的家具店供应的。说不定，一打才值两三个铜币，然而我们却是用买上等货的价钱买来的。乘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轮船，还得自带甲板上用的椅子，要不宁可别坐。这情景竟然就像古老得被人遗忘的大西洋时代——海上旅行的黑暗时代一模一样。

我们那艘船是艘相当舒适的船。供应的是一般远洋轮船上的伙食，那些丰富的优质食品虽是由上帝供应，可是却由魔鬼来烹调的。船上应该遵守的准则，或许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其他地方同样的完善。这艘船所安排的热带航行并不太好；不过倒没什么。因为这是往返于热带地区的海轮的普遍现象。船上的蟑螂真是太多了，但这也是经营夏日航行的海轮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至少长期经营这种业务的海轮，都是如此。

我们的年轻船长，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身材修长，体态匀称。这样的身材套上一身漂亮的制服，真是锦上添花。他为人心地善良，彬彬有礼，谦逊礼让，甚至到了奉承的地步。他举止温文尔雅，无懈可击，所到之处仿佛立刻就成了客厅。他总躲开吸烟间。他没有许多的不良嗜好。他不吸烟，不嚼烟草，更不闻鼻烟；他不骂人，不说黑话，也不说粗话、脏话或淫荡的话；他不说双关语，也不谈趣闻逸事，他不恣意大笑，或让说话的音量提高到礼仪不允许的程度。

当下达命令时，他会把命令变成请求。晚饭用过之后，他和他的高级船员总是与淑女、绅士聚在女宾沙龙里，享受歌唱、弹琴的乐趣，并帮着翻翻乐谱。他有一副甜蜜、动人的高音嗓子，